

THE ROMANCE OF A GENERAL

风流大将军

尹家民 著



风流大将军

风流大将军

尹家民 著

昆仑出版社出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北京丰华印刷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昆仑出版社总发行

•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13.25·字数282,000

1989年9月第1版·1989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5,000

ISBN 7—80040—144—8/I·127

定价:4.70元(膜)

目 次

第一章	结识毛泽东的清水塘；结识爱情的上海滩。……………	(1)
第二章	黄埔风云。在蒋介石与周恩来两块磁石之间。……………	(21)
第三章	洞房夜短。他曾想到过自杀。……………	(48)
第四章	顾顺章耍魔术。惩处叛徒。……………	(78)
第五章	蒋介石称父。康生报信。……………	(107)
第六章	张国焘发难。周恩来发烧。……………	(147)
第七章	久别如新婚。相逢竟成永诀！……………	(178)
第八章	1943年：婚恋之奇。围困之险。……………	(192)
第九章	周希汉哭了。贝尔服了，拼命三郎笑了。……………	(210)
第十章	一个胜仗。一个败仗。还有一个没打的仗。……………	(234)

第十一章	毛泽东指着黄河说，陈赓，破釜沉舟的故事你知故道吧……………	《261》
第十二章	争吵！争吵！两个精神失常者。毛泽东的批评电。……………	(284)
第十三章	淮海战幕。他为什么躲着刘伯承。……………	(303)
第十四章	冲突发生在南线。林彪的阴影。……………	(331)
第十五章	卢汉告状。迷雾中的战犯看守所。……………	(357)
第十六章	两车黄金案。彭德怀一笑。……………	(371)
第十七章	通不通，三分钟。死刑犯服刑哈军工。……………	(389)
第十八章	雨打风流。他刚刚写开《序言》。……………	(408)

第一章 结识毛泽东的清水塘；结识爱情的上海滩。

退役湘军团长曾君聘两个肩膀伛偻着，拄着一根战刀似的手杖，把肩上的大氅往上抖了抖，大氅上的铜扣子象眼睛一样眨巴着。他站在车厢门口，望着替他搬行李的二等兵陈赓。

岳阳车站到处是人。搬运工嗷嗷地呼喊着，用抓钩把麻袋掀上肩膀。穿长袍马褂和蓝学生装的男人女人在施礼作别。到处是红肿的眼睛，挥动的花手帕。陈赓每从马车上搬下一件行李，都要侧身穿过人群，惹得送客一声声怪叫，一声声臭骂。

最后一捆行李搬进车厢。陈赓摘下军帽，用胳膊肘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吐了一口大气。曾君聘摇摇晃晃跨进车厢，车厢里顿时弥漫着熏人的酒气。昨晚送别他喝多了。他朝门外吐了口烟草染黑的浓痰，骂道：“他娘的，人没走茶就凉了！”他掏出怀表看了看，拍拍陈赓的肩膀：“小老弟，今天多亏你，以后去长沙到我那儿去玩。”

陈赓眉头紧皱，一语不发。

曾君聘催促道：“火车要开啦，下去吧！”

陈赓埋头整理已经码放整齐的行李，躲避着那双深藏在胖眼皮底下的小圆眼睛。

汽笛尖叫了一声。曾君聘急了，唾沫喷在湿漉漉的胡梢上，大叫：“你快下去！”

陈赓还是不走。曾君聘过来推他，他扑通一声跪下。他那俊俏得象个姑娘的脸上，顿时汗泪纵横，活象一节被雨水淋湿的竹笋。

火车咣当一声启动了。车窗震得格格直响。“团长！”陈赓央求道，“你带我走吧！”

“你是要坏我的事啊！”曾君聘咆哮着，一拳打在那张临时当茶几的方凳上，眼瞪得象要脱眶而出。他是个老粗，他所率的湘军第六团最近又被吴佩孚打败，一时成为“士官系”和“保定系”军官的众矢之的，不得已引咎辞职，谋到个粤汉铁路局湘局长的差事，今天是去赴职。

“你知道吗，私带兵走是要受军法处置的！”曾君聘点了一支烟，象火车头似地喷着。他突然扭过脸，冒出来的烟呛得他眯缝着眼：“你干啥非要跟我走呢？”

陈赓哽咽了一声，滔滔叙述起来。

他本来出身将门。在湘军做到师长职务的爷爷有一肚子征战故事，爷爷身上的枪伤是他的启蒙文字，他的朋友是武术棍棒。他生性顽皮，好恶作剧，打抱不平。他会把仇人地里的南瓜掏个洞，塞进一泡屎再盖上；敢把老师的茅房踏板锯到一半……他立志要当兵报国。可父亲却要他读书理财，还要找个大两岁的媳妇守着他。十三岁，花轿迎亲之时，他抓件皮袍子只身投奔湘军。一杆比他高出头的德国造一拖就是四年。无数次苦战，他只挣得一身疥疮。他想升官，连长

说要是军校出身；他又去投考讲武堂，考官说不收士兵。他伙同另一个连的彭德怀闹军饷，又被人告密，连长恨他一个洞，把他往死里整。他打定主意，趁这次替团长搬家，离开腐败的旧军队。

他仰着脸，咬着嘴唇：“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曾君聘沉思着。把吸完的烟头用脚后跟踩灭，又点起一支。车轮和铁轨发出沉闷的轰鸣。火车过了一座铁桥。曾君聘忽然转过脸，拈着胡子，格格地大笑起来：

“你这个滑头鬼！起来吧。他妈的，反正我已脱离军界，他们能拿我怎么样！你就跟我到长沙吧。凭我局长的身份，还不能给你谋个办事员干干？少说每月薪水也得五十块大洋，比你当湘兵强十倍！……”

陈赓心头的重石陡然落地了，再也无心听他后来说了些什么。他兴奋地爬起来，揉揉酸痛的膝盖，一瘸一拐地，扶住椅背坐下。突然降临的欢乐使他的脸颊又恢复了昔日的红晕。现在他无所畏惧了，生活在他面前又变得绚丽多彩。

那是一九二一年秋天。

陈赓去铁路局报了到，领回两面红绿小旗和一套铁路制服。他穿上铁路制服，别上铁路徽章，站在月台上为车辆打旗。有时也在站里做些报表统计。他每天下班以后，就去补习学校或夜校读书。贡院东街新开了一家文化书社。销售《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晨报小说》等书籍和《劳动界》、《新青年》、《新教育》、《新生活》杂志，有时还有些《北京农报》和《时事新报》，陈赓几乎每周都要光顾。这天，他买了本新出的《向导》，忽听到有人在他的左肩旁问：

“买两份《通俗报》吧！”

转过头一看，原来是个秀才模样的人含着微笑，站在他身边。这人以前他也见过，只是没搭过话。

“我买过几期。可惜都是些政治文告，还有些文章很眼熟，恐怕是从大报上剪剪贴贴、抄抄摘摘来的，我不买了。”

那人含笑地点点头，说：“本报已经改版，你再读的时候会感到新鲜、痛快。”

陈赓接过报纸，浏览了一下栏目，果然发现许多变化，便欣然付了钱，买下两份。陈赓似想起什么，问道：

“先生莫不是毛润之？”他记得某报的一篇文章《发起文化书社缘起》，就是毛泽东写的。文章中的几句话他也记得清楚：……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新杂志，以充青年及前进的湖南人研究的材料。陈赓就是慕名而来，他很想结识这位毛先生。

可眼前的人却捋着一把胡子说：

“他没有我这么老，也没有我这一副眼镜。你找他有什么事吗？”

“我有些问题弄不懂，想向他请教。我是铁路上的职员，当过湘兵。火车一趟趟路过湘江，可为什么满江停靠的是‘太阳旗’，‘花旗’，‘米字旗’的兵舰，河岸上修起了‘日清’、‘太古’、‘怡和’的外国公司的洋房。帝国主义在这里行船，封建军阀在这里饮马，滔滔湘江水，何日才能洗尽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为什么帝国主义在中国国土上这么横行无忌？”

长胡子注意地倾听着，扶了扶眼镜，问了陈赓的姓名和

简况后，告诉他。

“你可以到小吴门外清水塘去找他。他最近开办了一所自修大学，不少有志青年都在那里听讲。”

“我还忘了请教先生尊姓大名？”

“我叫何叔衡。何许人的何，叔侄的叔……”

陈赓眼睛一亮，差点没喊起来：“你就是何先生？我读过你的文章，我拜你为师……”

何叔衡弯下腰，拉住陈赓，诚恳地说：“我恐怕没有那么多精力，不过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些朋友，除了毛泽东，还有郭亮、姜梦周、蔡和森，他们都年轻有为，你应该向他们靠拢……”

自修大学教室是借用小学的平房校舍，学生放学，青年们就来上课。学员们想从这里弄清中国的实际问题。陈赓走进那间狭窄的教室，眼光接触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毛泽东。他细高瘦长，头发浓而蓬松，象戴着一顶黑帽子。他的眼睛灵活地转动着，永远象在搜索什么。他那不算太薄的嘴唇特别富于表情，一张开，便发出抑扬顿挫的语调：

“我们不愿意我们的同志中有一个‘少爷’或‘小姐’，也不愿意有一个麻木或糊涂的人……”

“今天到来的学生，最起码要有向上的意思，养成健全的人格，煎涤不良的习惯，为革新社会作准备……”

他谈起来娓娓动听，语调宛如一股清烟，徐徐飘荡。陈赓凝视着毛泽东，生怕漏听了一句话。他的思绪被吸引到一个遥远的世界。那个平时他所意识到的，既新鲜而又模糊的世界。毛泽东居高临下，目视前方。微微一点头，一丝淡淡的微笑浮现在脸上。下课以后，他跟毛泽东攀谈起来。毛泽

东一支接一支地吸着烟，有时手指被烟蒂燎得惊叫一声。他听完陈赓的话，沉思着，又以浓重的湖南口音说道：“你跟铁路打交道，腿长嗓门大，将来应该是个‘火车头’。现在，我的好友郭亮正在岳阳组织粤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你可以参加斗争，给他们打绿旗。他们很苦，没有经费，连郭亮妻子脖子上那根祖传的金项链都给当了，才给十五块钱！你要想办法筹集资金，给《工人之路》撑腰。她是郭亮和李灿英的‘头生子’，也是我们党的娃子……”

“毛先生，你放心，我回去就在长沙路段募捐。对了，”陈赓从包里取出个纸包，递给毛泽东。“这是何先生托我带给你的。”

毛泽东窸窸窣窣打开那张旧《通俗报》，里面包了双麻线纳底的湖南布鞋。他知道这肯定是何叔衡的爱人袁氏的手艺。毛泽东把鞋套在脚上，左看右看，快活地笑起来：“何胡子真是一堆感情！”

毛泽东把新鞋脱下，重新包好，说道：“等星期同乐会再穿。陈赓，你也来吧，我们十多个人已排好了座次，轮流作庄。下个星期正好是中秋节。”

陈赓等这个星期天似乎等了很久。等来这一天，又手忙脚乱起来。他包了几块麻婆月饼，又握了一卷书，换下铁路制服，总觉得缺少些什么，却又想不起来，他们到朱家花园集中，而后又去天心阁，水陆洲。一时间，舞榭歌亭都被青年们的笑声笼罩了。他们尽情游玩，谈笑，会讲故事的讲故事，会说笑话的说笑话，爱好文学的作词赋诗。陈赓说完了湘军里的笑话，便表演拿破仑。他演得维妙维肖：两臂交叉地抱在胸前，一顶月饼盒子折成的三角帽压在右眼上，粗暴

而又严厉地操着谁也听不懂的法语。陈赓又用中文夸张地解释说，拿破仑怕他的士兵用袖口擦鼻涕，在袖口上钉了三颗铜扣，由此诞生了西服袖口上的装饰扣……他挤眉弄眼，扯着嗓子大叫，使得观众捧腹大笑。毛泽东嚼着辣椒吃月饼，笑得最欢。辛辣和幽默伴随他一生。

中秋的夜晚，他们二十多个人坐着划子。到湘江中流去赏月。沙滩上有许多卵石蚌壳，日夕的细浪狂潮，把水边的沙石蚌壳洗涤得明净可爱，一个个返射着七彩的光。浪花吻着光滑的船舷，汨汨有声。对着当空的皓月，迎道轻拂的凉风，一个个小划子无不载着歌声笑声，载着豪情壮志，围着长达十里的桔洲打圈圈。陈赓和何叔衡、郭亮，姜梦周同坐一船。姜梦周撩着湘江里的流水，忽然宣布：“陈赓，你想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要求，我们商量过了，同意。党希望你进一步开展工作，提高理论水平，在斗争中经受更大的考验……我们准备成立湖南各界外交后援会，抵制日货。郭亮当后援会主席，你也当个执行委员吧。”

眼前逐渐亮起来。一片白亮亮的月光浮在水面上，时而被微微动荡的水波弄成椭圆形。水中的月儿在呼吸。在神经质地颤抖、瑟缩。遥远的梦。静寂的水。某种东西开始在陈赓心中跳动，在内心深处，慢慢地跳着。

他咬了一口月饼。大家都在咬。

什么味道也没有。牙齿象在机械地磨着粉渣子。他注视着那被树林遮住的岳麓山和灯火点点的湘江岸。岳麓山时隐时现，江岸忽藏忽露。这儿一片静谧。他听见心脏在跳动，把血从他身上压出，血不停地流着……

他咬着月饼。好象自己成了月亮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忽然毛泽东大喊了一声：“到中流击水！”扑通一声，把那一轮明月冲散了，成了一个大圈。船上的人们都喧嚷起来，纷纷脱衣脱鞋。毛泽东又喊了一声：“当心我的新鞋子！”

陈赓正被浑身血液烧得难受，便脱得精赤条条，一个猛子扎进月亮……

——三年之后，毛泽东忆起这段往事，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词《沁园春·长沙》。

曾君聘局长的客厅，完全按照军中司令部的格调布置。左壁是四条曾国藩的字画，右壁挂着一柄练武用的铜鞘宝剑。中间摆着一张大办公桌，蒙着白桌布。桌子角上压着个瓷瓶，斜含着蜡梅的折枝。屋里的白铜火盆，吐着青色的火焰，使得屋里温暖如春。陈赓被传进客厅的时候，曾君聘一声吼，把他吓了一跳：

“你小子是不是我的兵？怎么胳膊肘往外拐！”

“局长，什么事？”

“什么事？！你都闹翻天了，还不知道什么事？告诉你，法院已经来了传票，要传讯你！控告你结党营私，与岳阳铁路段罢工案有关。”曾局长把一张传票递给陈赓，两手颤抖着吸烟。

陈赓默不作声地读着传票，看着自己的名字。

“你在我的营盘里扛过枪杆，军令如山倒，你总该知道吧，现在铁路局势紧张，凡有破坏捣乱者，格杀勿论，你没有看见上面的公文？”

“局长，我没捣乱。工人声讨‘二七’惨案死难烈士，他

们卧在铁路上，我总不能让火车开过去……”

“别人还控告你在小西门打了日本人！”

“我们抵制日货，是他们先开的枪！我当时手里没枪，有枪的话，我非照着他脑袋……他们欺人太甚！局长，要是你在场，你也不会看着老乡白白挨枪子……”

“你不要说了！”局长立即制止他往下说。“我们现在身份不同！我是局长，你是办事员，俗话说，捧人家的碗，看人家的眼。你不要捧着铁饭碗找不自在，现在混饭吃不容易！我明确告诉你，从今天起，你要改弦更张，不是你份内的事你不要插手，法院那边的官司我替你兜着。”

“局长，”陈赓一跃而起，挺直身子，打了个立正，呐呐说道，“你是我的恩人，我一辈子不会忘记。可我是个中国人，我不能看着火车从咱们弟兄的胸脯上轧过去，看着日本人的子弹打在中国人的身上。在这件事上，要我委屈，我委屈不来！不然，干脆，你让我辞职吧！”

曾局长转向陈赓，两撇八字胡古怪地一耸一耸，突然用手捧着脑袋，头痛欲裂地仰坐在太师椅上，久久地不说一句话。

客厅一片静寂。

“陈赓，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参加了那个什么‘共产主义’‘马克思’？”

陈赓默默地摇摇头。

局长重又双手捧着脑袋，捂住了脸。他曾经自信了解陈赓。他认为他不会隐瞒什么。一看他的脸就什么都明白了。而现在他困惑，他弄不懂陈赓何以要辞职。

“局长，我不想再给你添乱了。”陈赓淡淡一笑，好像是

饱经世故的人，接着又几乎发狠地重复道：“我心里已经找到出路了。就是出去打杂、要饭，我也认定走这条路。我决不委屈自己！我认定个目标，就是倾家荡产、碎尸万段也在所不辞。何况我也没有家，独自一身来去自由。天下这么大，谁能奈何得了我！局长，你几次搭救了我，我也觉得对你不住……所以我还是离开的好。”

“我要是让你只管内勤，将来升个科长，怎么样？”局长问道，已经没有火气了。

“算命先生说我的脚底下有火……”

“你离开这里也好。”曾君聘终于呼地吐出嘴里的存烟，挥了一下手，好象赶跑了许多念头。“等风头过去，你愿意回来，再来找我。”他从裤兜里掏出个带有十几把钥匙的钥匙圈，挑出一把，插进抽屉锁，拧了两下，拉开，取出一张条子。又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个小图章，在嘴边哈哈气，朝条子上盖了印，说：“你到财务去领张通票，早点走吧。”

陈赓接过局长的条子，一种感激之情油然而生，甚至感到一阵内疚。他知道此去就难以回返，长沙和曾局长所给予他的，也难以回报。他想把自己近来所经历的一切，和未来的抱负，以及在党旗下庄严地握紧了拳头所发出的誓言，向曾局长滔滔倾诉一番。话几次溜到嘴边，都被咽了下去。

最后，他向曾局长深深鞠了一躬。当夜搭车去了上海。

座落在青云路师寿坊第三条弄堂的上海大学，没有校门，没有大礼堂，没有图书馆，也没有运动场。这里有三件事最惹人注意：一是庶务课的门口挂有一大幅红布，上面贴着各式各样纸头写的文章、诗歌、学习心得和漫画，右角上写

着“上大学生墙报”。另一件是收发室的旁边摆着一个书摊，《向导》、《新青年》合订本，《中国青年》以及各种社会科学书籍，文艺书籍摆得很多。再一件事就是任教的师资雄厚。既有瞿秋白、张太雷、蔡和森、邓中夏、恽代英、任弼时、肖楚女等革命先驱，也有颇负盛名的教授学者如沈雁冰、陈望道等等。陈赓去旁听的时候，正赶上李大钊在讲演《演化与进步》。同学们仰慕其名望，一早就把最大的一间教室占得座无隙地，窗户外也站满了人。李大钊穿白色帆布西装，玄色领带，架“托立克”眼镜，态度和蔼又严肃。陈赓去晚了，那次听课几乎是在人家胳膊窝底下听的，腰弯得半天直不起来。

最使陈赓津津乐道的还是这里的辩论。学生来自各地，成份不同，政治信仰各异。有属共产党者，有属国民党右派者，有属张东荪系统解放与改造派者，有属曾琦等的国家主义醒狮派者，有属无政府主义者。遇到问题，就辩论。大学规定每周有一次集会，教授同学济济一堂，往往众艺杂陈，诙谐百出。陈赓口才很好，一时妙语解颐，一时又面红耳赤，争论得不可开交。

那天，陈赓从人缝里面红耳赤地挤出来，戴好帽子。迎面正好走过来几个穿蓝色工装的姑娘。有两张脸长得很象：浓浓的短发下一张脸庞显得略有点儿短，但轮廓之纤细妩媚，依然是江南水色。年长点的左眉有颗痣。陈赓还沉浸在辩论中，未加思索就对她们说：

“上大是制造炸弹的！”

几位姑娘转过身子，一齐嘻笑起来。其中那个眉上有痣的还学着陈赓的湖南腔说了一遍：“上大是制造炸弹的么！”

姑娘们笑得更开心了，笑得脖子上的围巾都散开了，竟至两眼里噙满了泪水。后来她们跑上大路嬉戏，无拘无束。陈赓一个劲儿暗暗责备自己愚蠢，粗鲁，说了傻话。他信步走去，指望再遇到她们解释几句，但再也没见到。后来，每次入睡之前，他总要竭力追忆那张已淡漠的俊俏的脸庞，但都白搭。而在梦中倒时常看见许多和她相象的姑娘从眼前闪过。

她叫王根英，十七岁，是英商怡和纱厂的女工。她在厂里长期领导女工进行斗争，是小有名气的工人领袖。她在斗争中深感自己文化低，所以夜校一成立，就约了妹妹王根妹和十几个女伴，成为夜校的第一批学生。令她不解的是教书先生竟是那个“湖南佬”？更令她不解的是他那套“农民理论”。她是直性子，第一次上课就站起来直抒己见：“只有工人运动，才是中国的出路！”

陈赓一愣，不知是惊是喜。他借着微弱的灯光，看见王根英那张娴静而又显得稚气的脸上，有一双天真无邪的黑眼睛，左眼上方一颗美人痣。她那清脆而庄重的嗓音尤其使他赞叹不已。每当说完话时，她的眼睛就望着别处，微微咬着嘴唇，一动也不动地等着对方答话。

陈赓清清嗓子说：“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把工人比作高山的话，农民就是大海，海要是不卷起狂风巨浪，山再高也是白搭！只有把广大农民动员起来，革命才有希望。”

“你这比喻不恰当。现在工人阶级不是高山，连平地也不如；他们被压在十八层地狱之下，是火山岩浆，一旦爆发，连海都得烧枯！”说到这儿，根英轻轻地笑了，朝周围